

## 澳洲阿德萊德大學的族語復振經驗

オーストラリア・アデレード大学の民族言語復興の経験

The Experience of Aboriginal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, Australia

文・圖 | ilong moto 張裕龍 (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)

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語發中心)於今年7月初前往澳洲,就阿德萊德族語復振經驗,以座談方式進行經驗交流。

澳洲的原住民語言約有250種,幾乎平均分布在澳洲土地上,而其中絕大多數屬於瀕危語言,僅不到約40種的語言還有被使用。這種語言消失的原因,跟台灣過去實施國語運動政策的歷史經驗相似,在澳洲,從1909至1969年的60年間,因為「白化政策」的被殖民化,使得澳洲的原住民族被強迫流失自己的文化跟語言,為此被喻為「失竊的一代」。

### 阿德萊德的語言復振情形

在南澳洲的阿德萊德這塊土地上,1980年代之後才有原住民進入阿德萊德大學語言學就讀,另外在1987年才開始有政府預算進入部落進行語言復振,這裡原住民族群多,但最多者也不超過6千人,相較台灣原住民族群人數相差懸殊的情況,各族語都可視為亟待復振的瀕危語言。

在阿德萊德大學具有行動語言研究團隊(Mobile Language Team 或 MLT)、原住民族語言音樂研究中心(CASM)以及 KWP (Kaurna



阿德萊德39個族群族語。



阿德萊德 MLT、CASM 及 Kaurna 族人。

Warra Pintyanthi) 語言推動小組,構成阿德萊德大學三位一體的語言復振關係型態。行動語言研究團隊致力於幫助澳洲當地原住民族語資料重整建檔、族語線上學習並持續振興地方方言,目前對於原住民族語言保存的貢獻,已從語言紀錄轉向語言教學及語言復振的路上,同時原住民族部落也抱持極大熱忱來參與。

原住民族語言音樂研究中心(CASM)為提升原住民族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,以及為培養原住民族的專業人才,鼓勵原住民族學生就讀,設計一系列以原住民族文化主體的創作課程,鼓勵學生用族語創作題材,主要招收的對象是阿德萊德地區、南澳洲及西維多利亞的學生,有趣的是學生入學的心態是希望想紅,想成為備受歡迎的原住民,多少可嗅出學習的環境是兼具專業與趣味。

### KWP (Kaurna Warra Pintyanthi) 語言推動小組

Kaurna 是指原本在阿德萊德這塊平原上的一支原住民族,而阿德萊德大學從2000年開始啟動語言推動小組,成員包括 Kaurna 族人與教師以及語言學者等,2012年開始受 Commonwealth Indigenous Languages Support 或 ILS (聯邦原住民族語言資源)的贊助,擴大了 Kaurna 語的能見度與被重視程度,該小組主要就 Kaurna 族語的專有名詞、翻譯及推動族語發展等議題,規劃一系列族語推動計畫方案。

Kaurna 語言的優勢在於200年前有許多文獻留存,KWP 小組依據歷史文獻中所記載的創詞方式做為創詞基礎創造新詞,不過大多是與男性相關的生活內容,因此 KWP 小組一開始是為了要解決缺乏女性使用的詞彙以及情境開始創新詞。而小組是如何進行創詞工作呢?該小組的做法是只要族人或非族人想知道某個詞在 Kaurna 語該怎麼說,或是對新詞有所需求,KWP 就會不定期召開討論會議(平均每個月至少有一次),此會議屬開放式,很歡迎各界人士參與,最終主要由耆老認可聽得懂即可發布這個創詞。

根據詞彙的構詞分析有舊詞衍生、詞意擴大、合成詞(複合詞)、音譯等構詞方法(這些方法跟目前語發中心根據16族的創詞方法具有極大是共通性,創詞完成後會進行詞彙程序公告),同時也建置了線上網站,並督促網站使用者盡量使用 Kaurna 語,也盡力讓人們獲得

正確的 Kurna 語發音、拼寫、語法等資訊。

另外他們是十分重視語言學家的建議，會經過研究 Kurna 語的專家檢視，降低同一詞彙有不同寫法的情況，大大增加書寫的正確性（這目前是台灣原住民在書寫使用上出現多頭馬車不一致的情況，也是亟待討論與解決的目標），而 Kurna 語是目前命名公共區域時最常用的語言，經常出現在公共場所、交通運輸、公共藝術中以及自製 waurna 語兒童節目供族人孩童學習，大大提升 Kurna 族的族群意識。



阿德萊德大學 Dr.Amery 語言學教授夫婦。

### 活用 Kurna 語成為死裡復活的語言

事實上，Kurna 族語在 19 世紀已成死語，是後來在 1990 年代透過語言學者及族人合作，運用語言學方法將語料重新建構，超過 20 年的語言復振一成為死裡復活的語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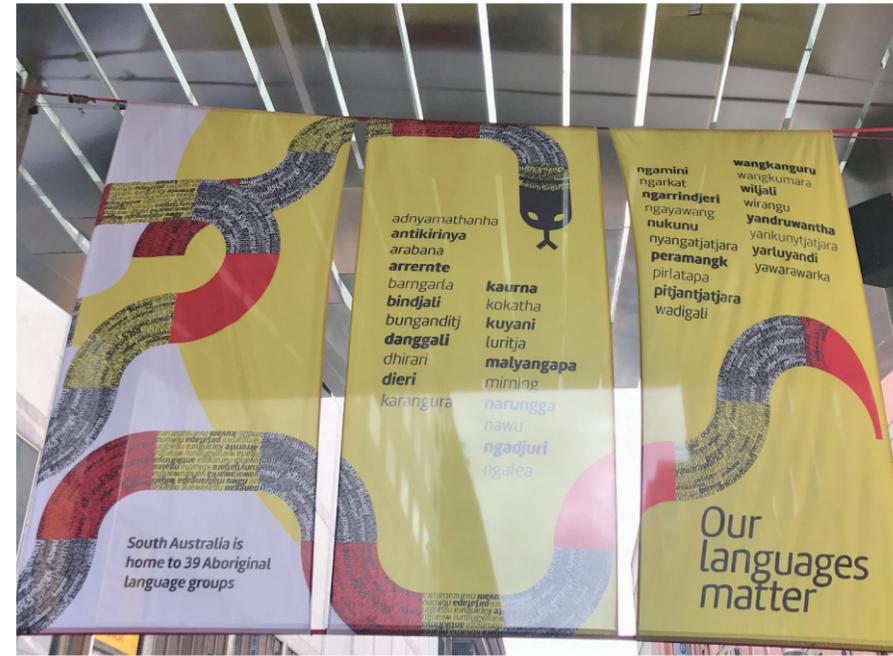
怎麼辦到的？Kurna 年輕族人 Buckskin 是一名阿德萊德大學的學生，族語並不流利，2006 年間開始和朋友上族語課，並與教授一同參與「Kurna 族語地名計畫」，進行詞彙轉寫、編寫教材及族語演講與分享等工作經驗，因為持續接觸族語，漸漸提升族語流利程度，也開始掌握了語法結構，了解構詞功能的作用...等，甚至產生想成為一名族語老師的念頭。

### Kurna 族語教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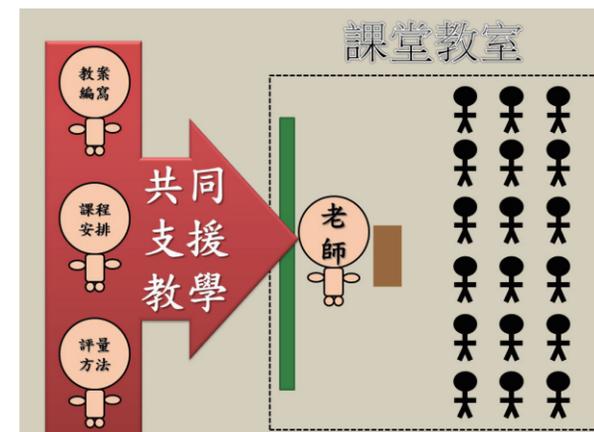
#### 不會只是只有一位老師的教室

Kurna 族語教室採取團隊教學，教室裡不會只有一位老師，其他老師包括非該校的老師共同支援教學，提供教案編寫、課程安排、評量方法等多方面教學方法的協助，展現多元與扎實的學習空間。反映台灣原住民現況：教材使用情況多元，以自編教材最為常見，影響的情況包括教材不一致、內容不穩定性、教師本身對自己族語書寫文字的不統一性、教學技巧及能力、教學的監督機制待評估等問題。

不過 Kurna 族語教學也遭遇到包括教師不足，尤其缺年輕族人、族人學習意願低，對年輕人或非族人教學存疑、缺乏資源（方法、教具、教材、讀寫文本）、族語師資培訓等問題。其中包括教師缺乏、年輕族人投入意願不高、教材仍需努力發展以及教材自編居多，相同的



Kurna 族語課堂教室示意圖



也反映台灣目前原住民教育的現況，必須思考培訓有資格的族語師資、有願意投入者以及倡導社區或部落支援，更要建立培訓制度、課綱與教材，以及包含教師及教材的評鑑制度等。

阿德萊德市每年 7 月為期二週的原住民週活動。

Mr.Aaron、Dr.Amery 教授與 CASM、MLT、KWP 相關人員以及語發中心 Yedda plemeq 2014~2015 族語外電資料參考。

Harley Dunolly-Lee 是澳洲墨爾本蒙納許大學語言學系學生，也是澳洲原住民 Dja Dja Wurrung 族人，她認為透過語言可以知道祖先是如何思考。學越多族語，看事情的眼光就越不同，因為語言內涵了社會、制度、歷史、生活、作息、習慣...等。族語可因地制宜，創造有很多不同復振方法，都是值得參考作為適用自己的教育題材，感謝澳洲阿德萊德大學 Director,



ilong moto 張裕龍

阿美族，花蓮縣玉里鎮都魯爾 (Tokar) 部落人，1976 生。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語研所碩士畢業。現任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。曾任原住民族語主編、原住民族語構詞與語法講師、族語教師。